

明嘉靖徐必进刻本《阳明先生文录续编》考论*

芦 婷 婷

内容摘要:通过对比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必进刻本《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与明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杭州刻本《王文成公全书》续编前四卷和世德纪及附录部分,兼及明万历元年谢廷杰南京重刻本《王文成公全书》和当前学界使用范围较广的阳明全书、全集的对应部分,考查《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的刊刻缘起、刊刻者、卷数及卷次,所存佚诗、脱文、佚文及形成背景、原因等,并以此为切入点剖析隆庆本《全书》的编纂、刊刻过程及时代背景。《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编者钱德洪秉持应收尽收的原则,编辑续编之初衷更多体现传播阳明学术、激励后学的醇正目的。而《王文成公全书》之编纂则带有一定政治性,对所收单行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补和删改。

关键词:王阳明 《阳明先生文录续编》 《王文成公全书》 嘉靖本 隆庆本

明隆庆六年(1572),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仿《朱子全书》之例,在杭州主持刊刻《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将阳明先生《传习录》《文录》《文录续编》《年谱》诸单行之书汇于一体,此即在阳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书》之初刻本——明隆庆六年谢廷杰杭州刻本(以下简称“隆庆本《全书》”,见图1^①)。隆庆六年九月,谢廷杰调任南直隶督学御史,于万历元年(1573)至二年间在南京据前书主持重刻《全书》,此即《全书》明万历元年谢廷杰应天府重刻本(以下简称“万历本《全书》”,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秦诸子典籍的清人批校本研究”(项目批准号:22BZW055)阶段性成果。

①图片复制自2020年广陵书社影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

图 2^①)^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必进刻单行本《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索书号:SG/8466/118,以下简称“嘉靖本《文录续编》”,见图 3),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编号 11955),系该本目前仅见的传本,可以校正、增补隆庆本《全书》相应部分的错讹、缺失,对梳理《全书》的版本源流和成书过程也具有重要意义。然今人整理阳明全书、全集,辑佚阳明文献时^①均未注意此本。本文即以嘉靖本《文录续编》与隆庆本、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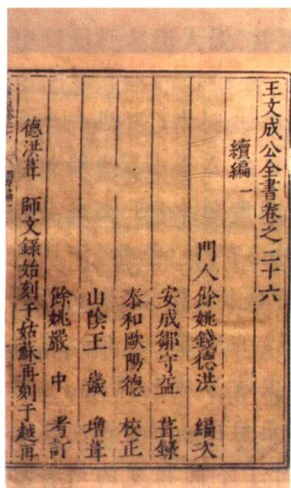


图 1 隆庆本《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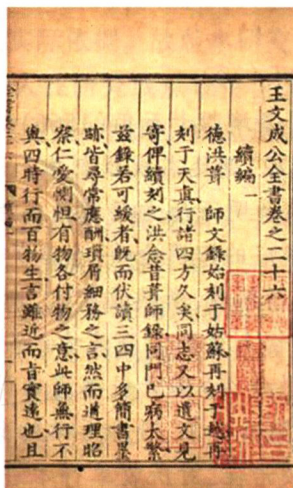


图 2 万历本《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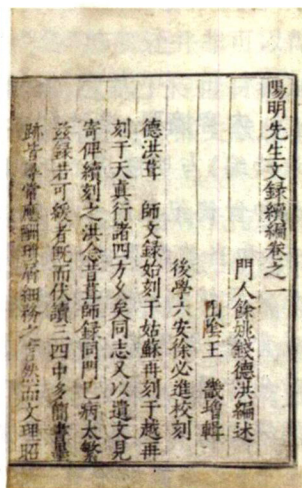


图 3 嘉靖本《文录续编》

①图片来源于“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的天津图书馆藏本。

②详参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孔庙从祀与乡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25-150页。据该文考证,《王文成公全书》有明隆庆六年杭州刻本、明万历年元应天府刻本两种。两种刻本均为谢廷杰主持汇刊,卷次及文字内容基本一致,但字体风格不同,编校人员姓氏的位置亦不同,汇、刻全书姓氏不完全相同。隆庆本“刻王文成公全书姓氏总目”首列郭朝宾,亦称“郭朝宾本”,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该馆误著录为隆庆二年刻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有藏。万历本“汇集全书姓氏”单列谢廷杰一人,故通称“谢廷杰刻本”“谢氏刻本”,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有藏(但常被误为隆庆六年本),通行的《四部丛刊》本即此本。整理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中华书局《王文成公全书》等以万历本为底本。

①如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中华书局2015年版),束景南、查明昊辑编《王阳明全集补编(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等。

历本《全书》等对应部分相较,考前者所存佚诗、脱文、佚文等,择其大端述之,并略考其形成缘由,请方家指正。

一、嘉靖本《文录续编》的基本情况

明嘉靖四十五年徐必进刻本《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明王守仁撰。线装,一函八册,每卷各成一册;缺卷二第六叶、卷三第三十三叶、卷七第三十四叶、卷八第二十四叶;卷三至五个别书叶有污损;无私人收藏印记和手写题识题跋等。版框 18.9×13.9 厘米,四周双边,版心白口,单白鱼尾。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全书八卷。前五卷为文录续编,正文卷端题:“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之一”,“门人徐姚钱德洪编述、山阴王畿增辑、后学六安徐必进校刻”;后三卷为所附家乘,正文卷端题:“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之一家乘”,“门人徐姚钱德洪编述、后学六安徐必进校刻、嗣男王正亿奉录”。全书字体方正,墨色灿然,白绵纸印行。卷前有明嘉靖三十六年胡宗宪叙(残)^①、明嘉靖四十五年钱德洪识语。

(一)嘉靖本《文录续编》的刊刻缘起

关于此书之刊刻缘起,卷首钱德洪识语曰:

德洪葺师文录,始刻于姑苏,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真,行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遗文见寄,俾续刻之。洪念昔葺师录,同门已病太繁,兹录若可缓者。既而伏读三四,中多简书墨迹,皆寻常应酬、琐屑细务之言,然而文理昭察,仁爱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师无行不与,四时行而百物生,言虽近而旨实远也。且师没既久,表仪日隔,苟得一纸一墨,如亲面觐。况当今师学大明,四方学者徒喜领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践之实,或有离伦彝日用、乐悬虚妙顿以为得者,读此能无省然激衷!此吾师中行之证也,而又奚以太繁为病邪?

明嘉靖七年王阳明卒后,其弟子钱德洪等人以搜集、刊刻阳明遗书为使命,先于嘉靖十五年将搜集的遗书按照正录、外集、别录的分类,刊刻《阳明先生文录》于姑苏,后于嘉靖三十六年再刻于杭州天真书院。至嘉靖四十五年,钱氏又收集到一些阳明先生遗文《大学问》《五经臆说》、序、记、书、疏等。在钱氏看来,刊刻这些遗文的原因有三。其一,遗文意义深远。这些遗文虽多为“简书墨迹,皆寻常应酬、琐屑细务之言”,但“文理昭察,仁爱惻怛”,言近而旨远。其二,读书如先生临。阳明先生去世已久,如能得其一纸一墨,就如同亲见先生。其三,指引阳明后学。当时阳明学大盛,但各地后学更喜容易实现的顿悟之学,往往忽略阳明学强调躬行实践的真谛,钱氏希望读到

^①叙缺首叶,据残存文字,应为明嘉靖三十六年胡宗宪《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

此书的阳明后学能有所醒悟。因此将遗文汇为五卷,命以“文录续编”,以示接续《阳明先生文录》之意^①,专收文录所未收之遗文;同时另附《阳明先生家乘》三卷于书后,于嘉靖四十五年一并刊刻。

需注意者,今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四年王杏贵州刻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三卷(下文简称“《新刊续编》”),各卷按文体类别编次,依序为:卷一《文类》《书类》,卷二《书类》《跋类》《杂著》《祭文》《墓志》《诗类》,卷三《诗类》。该书接续广德本系统《阳明先生文录》,专收此版文录所未载者^②。《新刊续编》刊刻时间在《文录续编》之前,两者分属阳明文献的不同版本系统,后者接续钱德洪姑苏——杭州二十四卷本《阳明先生文录》。在内容上,《文录续编》卷一至四收录阳明诗文百篇,内有31篇诗文^③与《新刊续编》重复,余如《五经臆说》等篇皆为《新刊续编》所无。由此亦可看出《文录续编》在整个阳明文献尤其阳明文录版本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是阳明文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嘉靖本《文录续编》的刊刻者

关于此书之刊刻者,嘉靖本《文录续编》卷一钱德洪识语曰:

今年十月,洪过嘉禾,郡侯徐君必进方与诸生讲学于育材别馆。洪出示之,遂捐俸入梓,以嘉惠多士。凡五卷,题曰《文录续编》。师胤子王正亿尝录《阳明先生家乘》凡三卷,并刻之。嘉靖丙寅一阳日,德洪百拜识。

“郡侯徐君”即嘉兴知府徐必进,“嘉靖丙寅”即四十五年。据此,嘉靖本《文录续编》是四十五年由徐必进刊刻无疑。而隆庆本《全书》卷二六《续编一》钱德洪识语却说:

今年九月,虬峰谢君来按吾浙,刻师《全书》,检所未录尽刻之。凡

①嘉靖本《文录续编》卷前缀有胡宗宪《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而该叙是胡氏为明嘉靖三十六年杭州天真书院刻本《阳明先生文录》所作。

②广德本《阳明先生文录》,嘉靖六年由邹守益刊于广德,应为阳明文录最早的刻本,今存佚不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阳明先生文录》残本三卷极有可能是广德版的增修本。广德本系统有别于后出的黄绾序刊二十八卷本和钱德洪姑苏二十四卷本两大系统,其篇目的编排不分文体类别,而是按年月先后。详参〔日〕永富青地:《关于上海图书馆藏〈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28-254页;刘昊:《关于〈阳明先生文录〉的文献学新考察——就新发现的〈文录〉三卷本及黄绾〈文录〉本而谈》,《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3期,第73-87页。

③从《新刊续编》角度言,《新刊续编》与《文录续编》重复诗文有32篇,《新刊续编》卷一《澹然子叙》与卷二《澹然子四号》在《文录续编》卷四中合为一篇《澹然子序》。

五卷,题曰《文录续编》。师胤子王正亿尝录《阳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纪》,并刻于《全书》末卷云。隆庆壬申一阳日,德洪百拜识。^①

“虬峰谢君”即浙江巡按谢廷杰,“隆庆壬申”即六年。据此,负责隆庆本《全书》汇编工作的钱德洪将刊刻《文录续编》之功劳全部归于谢廷杰,对徐必进却只字未提。为何隆庆六年钱德洪要将徐必进刊刻《文录续编》的功绩抹杀呢?其原因恐与徐必进当时之政治处境有密切关系。徐必进,字以正,安徽六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自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四年任嘉兴知府^②。《文录续编》刊于嘉靖四十五年。然而隆庆五年徐必进却因“贪酷异常”被革职,且所涉贪腐案由内阁首辅高拱亲抓^③。故隆庆六年汇刊《全书》时徐必进已身败名裂,是个有政治污点的人。此时,钱德洪是否仍乐意将其恩师著作与徐必进牵扯在一起,恐怕要打个问号。由此不难推测,徐必进刊刻嘉靖本《文录续编》的事实被掩盖,是钱氏力图撇清《文录续编》与徐必进的关系而有意为之。但必须指出,徐必进刊刻嘉靖本《文录续编》的事实在隆庆本《全书》中并非无迹可寻,而是残存于该书卷前大学士徐阶所撰《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中。徐序曰:“徐姚钱子洪甫既刻《阳明先生文录》以传,又求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学或问》《五经臆说》、序、记、书、疏等若干卷,题曰《文录续编》,而属嘉兴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④概因隆庆六年汇编《全书》时,钱德洪可将自己撰写的识语略加修改付梓,但未虑及徐阶原序,故对徐序照收照录。

(三)嘉靖本《文录续编》的卷数及卷次

嘉靖本《文录续编》总计八卷,分别为《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五卷、《阳明

①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六《续编一》,影印明隆庆六年杭州刻本,广陵书社,2020年,第8册,第239页。下文所引隆庆本《全书》皆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②〔万历〕嘉兴府志卷九《郡职》,《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05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588页。

③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四《掌铨题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89页。

④徐阶:《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第1册,第41页。另,隆庆本《全书》卷三五《附录四·年谱附录一》记曰:“(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录续编》成。师《文录》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遗见寄,汇录得为卷者六。嘉兴府知府徐必进见之曰:‘此于师门学术皆有关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启予征少师存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录续编》,并《家乘》三卷行于世云。”(第11册,第243-244页)此处虽提到徐必进,但没有明确说《文录续编》是徐必进刊刻。

先生家乘》三卷。但由于钱德洪所编《阳明先生年谱》附录一将嘉靖本《文录续编》的卷数误记为“六卷”，加之隆庆本《全书》对《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五卷、《阳明先生家乘》三卷在卷次上作了调整，嘉靖本《文录续编》原书的卷数及卷次问题就给后世学者造成了误导和困扰。如钱明、钟彩钧均据《阳明先生年谱》附录一将嘉靖本《文录续编》的卷数记为“六卷”^①，张雅评虽指出隆庆本《全书》中《文录续编》卷前钱德洪识语与《阳明先生年谱》附录一关于嘉靖本《文录续编》卷数的记载互相抵牾，但只是推测钱德洪识语有笔误^②，没有虑及《阳明先生年谱》附录一亦可能有误。现将嘉靖本《文录续编》与隆庆本《全书》对应卷次^③及篇章异同梳理如下表 1：

表 1 嘉靖本《文录续编》与隆庆本《全书》对应卷次及篇章异同

《文录续编》 卷次	隆庆本《全书》 对应卷次	篇章异同及备注
卷一	卷二六续编一	同
卷二	卷二七续编二	同
卷三	卷二八续编三	同
卷四	卷二九续编四	有小异，详下文
卷五附录	卷三八附录七 世德纪附录	隆庆本《全书》新增文 12 篇，分别为：《平宁藩事略》《请恤典赠溢疏》《辨明功罚疏》《请从祀疏》《题赠溢疏》《题遣官造葬照会》《祭葬札付》《江西奏复封爵咨》《浙江抚巡奏复封爵疏》《题请会议复爵疏》《会议复爵疏》《再议世袭大典》
家乘卷一	卷三七附录六 世德纪	隆庆本《全书》缺湛若水、费宏祭文各 1 篇
家乘卷二		
家乘卷三		

由表 1 可知，隆庆本《全书》对嘉靖本《文录续编》的增补多于删减。增补侧重关系王阳明事功及封赠、祭葬、从祀、复爵等方面的公文、奏疏、事略等，其原因则与钱德洪、谢廷杰等阳明弟子及后学编刊《全书》的目的直接相关。

①钱明：《〈阳明全书〉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浙江学刊》1988 年第 5 期，第 75-79 页。
钟彩钧：《钱绪山及其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8 卷（1998 年）第 3 期，第 69-89 页。

②张雅评：《〈王阳明全集〉“谢氏刻本”考（下）》，《鹅湖月刊》第 44 卷（2018 年）第 6 期，第 40-50 页。

③隆庆本《全书》较前者还多卷三〇《续编五》的《南赣公移》《思田公移》和卷三一《续编六》的《征藩公移上、下》。

在阳明生前和卒后,其学说均曾遭遇朝廷方面的攻击。自嘉靖八年阳明学被嘉靖皇帝定为“邪说”,终嘉靖一朝官方对阳明学的禁令没有解除^①。至隆庆朝,使阳明学得到朝廷认可,推动阳明从祀孔庙,以确立其道统地位,是阳明弟子及后学着力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理论方面,隆庆元年阳明弟子御史耿定向首次提出学术与事功合一的真儒从祀标准。汇刊一部类似《朱子全书》的阳明全书,也成为阳明弟子及后学推动阳明从祀的重要实践^②。而根据耿定向提出的从祀标准,汇刊阳明全书时补入体现其重大事功的“三征”(南赣、宁藩、思田)公移、《平宁藩事略》等,无疑非常必要^③。

二、嘉靖本《文录续编》所存佚诗

嘉靖本《文录续编》卷四原有《雨中与钱二雁魏五松约游龙山次日适开霁钱公忽有归兴遂乘晚晴携酒登绝顶半酣五松有作即席次韵》(下文简称“《次韵》”)诗五首,隆庆本《全书》此诗题目精简为《雨霁游龙山次五松韵》,且仅收其中诗两首(二、三),删去三首(一、四、五),其文如下:

冒雨相期上钓台,山灵特地放阴开。儿童叩马知将别,草木余光惜再来。晴渚凫眠江色净,暮天鸿带夕阳回。共怜岩菊寒犹盛,为报溪梅且让魁。

容易谁当到此台,草亭唯与子陵开。高风直节公何忝,野性疏才我亦来。斜日半江人欲醉,紫云双阙首重回。暮年不独雄文藻,豪兴犹堪四座魁。

日落沧江云满台,眼前诗景逐时开。疏钟暝霭千峰寂,一鹤青霄万里来。身遇明时唯可饮,醉分禅榻未须回。行厨不用愁供给,一味山羔足芋魁。

据束景南考证,弘治九年(1496)十月王阳明归余姚,居秘图山王氏故

①嘉靖元年,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批判阳明学为“异学”;嘉靖八年,吏部会廷臣议王阳明,称其“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条、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甲戌”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68-569、2299-2300页。又参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5-49页)。

②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孔庙从祀与乡约》,第125-150、151-174页。

③为突出阳明的显赫军功,隆庆本《全书》文录部分的体例也做了调整,将收录阳明先生奏疏和公移的别录提前,置于外集(收录学术性较弱的诗文)之前(邹建锋:《〈阳明先生文录〉版本源流考》,《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13-119页)。

居,结诗社于龙泉寺,与魏瀚、韩邦问、陆相、魏朝端诸人唱酬交游^①。五松,即魏五松,名瀚,字九渊,一号尝斋,浙江余姚人。明景泰五年(1454)进士,初授御史,巡按云南,复历福建,旋按辽东,中忌者左迁嘉定知州,升雷州知府,所至为民兴利,终江西右布政使,才名藉甚,著有《尝斋稿》《江湖唱和集》,今存其《叙州怀古》诗等^②。魏瀚与王阳明祖父王伦是同辈,《全书》卷三八《世德纪》有魏瀚为王伦所撰《竹轩先生传》。约在弘治九年下半年,魏瀚致仕归余姚,距阳明十月归余姚不远。《阳明先生年谱》载:“致仕方伯魏瀚平时以雄才自放,与先生登龙山,对弈联诗,有佳句辄为先生得之,乃谢曰:‘老夫当退数舍。’”^③《次韵》佚诗第二首“暮年不独雄文藻,豪兴犹堪四座魁”两句正是阳明称赞魏瀚之言。阳明之于魏瀚,殆如诗文之忘年交,《文录续编》卷四另有阳明诗《次魏五松荷亭晚兴》两首。钱二雁生平目前未见相关文献记载,待考。

对于钱德洪等阳明弟子及后学而言,嘉靖三十六年以后,凡阳明生平之作,“虽一字一句,皆视如连珠拱璧,不忍弃”^④。而如此珍贵的三首诗缘何在隆庆本《全书》中被删,还需从钱德洪对阳明“应酬诸作”所持编辑态度来考察。嘉靖十五年前后,钱氏对阳明遗文的态度居于黄绾“集文不必择其可否”与邹守益“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之间,而“窃若有附于东廓子(引者按,指邹氏)者”^⑤。据钱氏称:“是卷师作于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题其稿曰《上国游》。洪葺师录,自辛巳以后文字厘为《正录》;已前文字则间采《外集》,而不全录者。盖师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多难殷忧,动忍增益,学益彻则立教益简易,故一切应酬诸作,多不汇入。是卷已废阁逸稿中久矣。”^⑥据此,钱德洪编辑《阳明先生文录》时已注意到《上国游》,但因其属于“应酬诸作”,不符合当时钱氏以讲学明道为要的编辑态度,故对此卷弃而未录。但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由于阳明的地位和影响直线上升,其所有文字都显得非常珍贵,钱氏也逐渐改变了不收“应酬诸作”

①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2页。

②《〔万历〕闽书》卷四五《文莅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06页。《〔万历〕四川总志》卷三四《诗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0册,第187页。

③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二《附录一·年谱一》,第10册,第131-132页。

④胡宗宪:《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四一《序说·序跋》,第1768页。

⑤钱德洪:《刻文录叙说》,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第1册,第64页。

⑥王守仁:《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四钱德洪识语,叶一。

的态度^①。因而嘉靖四十年开始着手编辑《文录续编》时,钱氏“复取(《上国游》)而刻之”^②。至隆庆六年汇编《全书》时,钱氏对阳明诸书中与学术、事功无关宏旨者采取了统一体例和删繁就简的态度。如《文录续编》卷四《来两山雪图赋》文末原有“弘治己未季冬”^③六字,在《全书》中被删^④。这一态度在《阳明先生家乘》(下文简称“《家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篇题小注、作者爵里等被删现象比较突出。如《家乘》卷二“阳明先生墓志铭”作者原题“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国子祭酒、翰林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赐一品服八十一翁甘泉湛若水撰”^⑤,至《全书》被简化为“甘泉湛若水撰”^⑥;《家乘》卷三分别题“吕应阳”“叶溥”所作的祭文均为代作^⑦,《文录续编》皆有小注说明,至《全书》则全部被删。这一态度虽在体例上使隆庆本《全书》整齐划一,但也失去文章的撰写时间、作者爵里等重要信息。在钱氏这一编辑态度影响下,《次韵》诗题被简化、诗文被删减(篇幅占半个筒子叶),也就不难理解。由此亦可窥见,钱氏汇编《全书》时对阳明“应酬诸作”的态度又出现些微纠结与反复,而其凭一己之见擅自删减阳明诗文,致使诗文不够完整,又略显武断^⑧。

三、嘉靖本《文录续编》所存脱文

嘉靖本《文录续编》卷四有《送方寿卿广东金宪序》一篇,与万历本《全书》卷二九《续编四》收录的此文相比,多“而无辜以死也是”以下、“俗之论皆然”以上的323字。由于后世刊印的各种阳明全书、全集三十八卷本,大都依据万历本誊抄、刻印、整理、点校而成,“题名《王文成公全书》或《阳明全

①参见钱明:《〈阳明全书〉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浙江学刊》1988年第5期,第75-79页。

②王守仁:《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四钱德洪识语,叶一。

③王守仁:《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四《来两山雪图赋》,叶四十。此六字系阳明撰写《来两山雪图赋》的时间。

④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九《续编四》,第9册,第146页。

⑤王守仁:《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附《家乘》卷二,叶一。

⑥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七《附录六·世德纪》,第12册,第64页。

⑦吕应阳文为“礼科给事中少华詹泮作”、叶溥文为“玉山庠生程燿作”,分见王守仁:《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附《家乘》卷三,叶十、二十一。

⑧钱德洪在编辑《传习录》时亦凭主观之见对阳明语录进行择取,将82条语录弃而不收,致使阳明语录散佚不少(参见陈来:《王阳明语录佚文与王阳明晚年思想》,《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700-710页)。

书》、《王阳明全集》的三十八卷木刻本、铅印本约计二十余种,各种选本、节要本、单行本则有数十种之多”^①,脱去此段文字者居多。脱文(加下划线的部分)如下:

……讼之大者,莫过于人命;恶之极者,无甚于盗贼。朝廷不忍一民冒极恶之名,而无辜以死也,是以屡下矜恤之诏,以求必得其实。今强御之徒,自东厂、锦衣而来者,岁不下数百,彼且唯利是射,获一人而蒙一级之赏,则亦何所不至。然而数年之间,未闻有一平反者,岂其间尽皆心伏其辜而无复可宽者耶?无亦或有挠于理法,而求苟免于祸败也。盖尝以是而质之当事者,则往往归过于上,以为莫肯为民而任怨,其爵禄是固,而毁谤是虞,则其笼络掩抑之术,将必至于其而后已。在下者虽有分寸之,亦何从而直之。嗟夫!逆天而从欲,杀人以媚人,苟犹有人之心也,而忍为之耶?莆田方君寿卿以进士为刑曹主事,凡数年皆居广东。既又擢其司之员外郎,亦以久矣,而未尝外有动色之悔、忤言之谤,岂亦偶免于斯耶?!然而人之论者,又未尝谓有所屈挠,则其间无乃别有一道以善处之欤?今年擢广东按察司僉事,僉事禄薄而位淹。既为员外郎,则三四年之间,上可以希京堂,次亦不失为副使。僉事之于副使,犹在数年之外,时俗之论皆然,而寿卿独以僉事为乐,此其间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宁处其薄与淹者,以求免于过慝欤?夫知其不安而不处过慝之惧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于寿卿之行,请以此为赠。

因此段文字不仅关系阳明早年对东厂、锦衣卫势力及刑部违法官员的态度,且关涉《全书》编刊的历史背景,故略述阳明撰写此文之原委如下。方寿卿,名良永,号松崖,福建莆田人。明弘治三年(1490)进士。十年,任刑部广东司主事,任内“讯鞠详明,断决平恕,事干权贵,略不挠屈”^②。三年考满,署本司员外郎。十三年十月,升广东按察司僉事^③。此前六月,阳明授刑部云南司主事^④,与方氏共事四月左右,二人有同寅之谊。因方氏即将南行广东,王阳明作此序以赠。

此段文字消失于万历本《全书》,究竟是出于笔削还是漏刊,需进一步查

①吴光等:《王阳明全集》“编校说明”,第2页。

②焦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四八《方良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2册,第528页。

③《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七“弘治十三年十月甲午”条,第3032页。

④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83页。

究。隆庆本《全书》卷二九《续编四》亦有《送方寿卿广东金宪序》全文^①,并无文字脱漏,说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初刻《全书》时此文已经校定,故脱文绝非钱德洪笔削,而是万历元年谢廷杰重刻《全书》时漏刊所致,而其漏刊内容恰好是隆庆本《全书》卷二九《续编四》的一个筒子叶(叶三十二)^②。

此段文字漏刊,从侧面反映出谢廷杰重刻万历本《全书》在时间上比较仓促。隆庆六年谢氏在杭州首刻《全书》,次年又在南京据以重刊,前后仅相差一年时间。谢氏如此迅速地重新开雕《全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隆庆本《全书》刻成后,“刻王文成公全书姓氏总目”所列的35人中,有两名浙江地方高级官员浙江左布政使姚世熙、右布政使郭斗因被谢廷杰论劾,在隆庆六年十二月遭到贬斥,谢氏不愿刊刻《全书》一事与这些“奸贪无忌”^③的官员有所瓜葛;其二,隆庆、万历之交,朝廷关于阳明从祀问题的争议十分激烈,赞成与反对其事的双方均壁垒鲜明^④。谢氏为在万历元年向朝廷疏请阳明从祀孔庙,急于重刻《全书》。另,在谢氏疏请阳明从祀孔庙后,曾就此事两次致信内阁首辅张居正^⑤。这一系列行动说明谢氏迫切希望促成阳明从祀这项事业。谢氏的这种心理反映在重刻阳明全书一事上,便有些急于求成,导致《全书》出现漏刊而未察。

通观《全书》,似此直斥东厂、锦衣卫势力及刑部违法官员的阳明文字并不多见。阳明在嘉靖初年所作《太傅王文恪公传》,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五《外集七》,虽也有揭露宦官势力行为跋扈的文字,但也仅是使用“中官传谕甚厉”“中官语塞”^⑥等词,语气远不及《送方寿卿广东金宪序》激烈。阳明早年在刑部任职,故深悉部内弊害。其在文中怒斥东厂、锦衣卫势力及刑部违法官员草菅人命、“杀人以媚人”等逆天罪行,显示出铮铮傲骨。而这段文字借嘉靖本《文录续编》、隆庆本《全书》以传,对世人研究阳明早年的政治思想和精神世界提供一段新材料。

①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九《续编四》,第9册,第127-131页。

②隆庆本卷二九《送方寿卿广东金宪序》一篇的版式为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故满版应有324字。其首行“诏”字之前有一空格表敬,故该叶共有323字。

③《明神宗实录》卷八“隆庆六年十二月庚辰”条,第310页。

④详参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孔庙从祀与乡约》,第125-150页。

⑤张氏均有回信(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卷五《答文宗谢道长》《答南学院谢虬峰》,中国书店,2019年,第96、108页)。

⑥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五《外集七》,第8册,第174页。

四、嘉靖本《文录续编》所存佚文

嘉靖本《文录续编》中《阳明先生家乘》卷三《亲友祭文》首列湛若水祭文,次列费宏祭文,再次列汪俊、熊浹、汪鋌、胡东皋、徐玺、储良材、王尧封、王暉祭文。而隆庆本《全书》卷三七《世德纪》仅存汪俊以下八人祭文,删湛若水和费宏祭文。湛若水祭文今存《甘泉先生文集》中^①,且已被整理本《王阳明全集》作为佚文收入,故不赘言。因费宏祭文不见于传世文献如《费宏集》《费宏年谱》等中,今据嘉靖本《文录续编》录全文如下:

呜呼!公负超世之才,绝伦之智,名满海内,功在朝廷,固可垂诸百代而不朽矣。然而经纶之略未究,而天遽夺之,是乃民之无禄,可以为天下痛,非公一身之不幸也。呜呼哀哉!昔者宏忤逆濠,恒忧祸及。己卯之乱,自分无生。赖公处变以权,旋即勘定。一家百口,幸而保全,常愧无以报公。呜呼!公今已矣,宏卒无以为公报矣。前腊过我,言笑怡怡。曾几何时,凶闻忽至。忆公颜面,有棹在舟。宴豆莫陈,奠觞爰举。

①湛若水祭文作于明嘉靖八年,嘉靖十五年刻本《甘泉先生文集》收有全文,题为《奠王阳明先生文》。嘉靖本《文录续编》所收湛若水祭文,除个别文字与湛氏文集本略有不同外,最大的差异是删去了264字。而这段文字恰是祭文最核心的内容,关涉湛若水与王阳明关于儒释道问题的三次论辩。其文如下:“言圣枝叶,老聃、释氏。予曰同枝,必一根抵。同根得枝,伊尹、夷、惠。佛于我孔,根株咸二。奉使安南,我行兄止。兄迂太仆,我南子北。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去根,大小公私。敦叙彝伦,一夏一夷。夜分就寝,晨兴兄嘻。夜谈子是,吾亦一疑。分手南北,我还京圻。遭母大故,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及逾岭南,兄抚赣师。我病墓庐,方子来同。谓兄有言:学竟是空。求同讲异,责在今公。予曰岂敢,不尽愚衷。莫空匪实,天理流行。兄不谓然,校勘仙佛。天理二字,岂由此出?予谓学者,莫先择术。孰生孰杀,须辨食物。我居西樵,格致辨析。兄不我答,遂尔成默。壬午暮春,予吊兄戚。云致良知,奚必故籍?如我之言,可行厮役。”(湛若水撰,董平校点:《甘泉先生文集》内编卷十八,《儒藏》精华编第25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0-401页。引文标点略有改动)湛、王之间的三次论辩围绕儒释是否同圣、“学竟是空”说、良知与禅的关系展开,两人观点并不一致,而湛若水显然不认可阳明之论(参见张立文:《儒佛之辩与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期,第14-25页)。湛氏祭文在收录到嘉靖本《文录续编》时论辩内容被删,至隆庆本《全书》时则全部被删,这与钱德洪等人为确立阳明学术的正统地位、避免该文被反对阳明从祀的官员所利用有密切关系(按,自隆庆元年阳明弟子提出阳明从祀之议后,反对者屡以阳明学术“学近于禅”“空寂”为由加以反驳。详参《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万历二年六月庚午”条,第659页)。

无涯之恸，诛以斯文。呜呼哀哉！

费宏字子充，号健斋，一号鹅湖，晚号湖东野老，江西铅山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及第，官至内阁首辅。嘉靖七年十一月，王阳明在平定广西之乱后返乡途中，卒于江西南安。次年正月，阳明棹抵江西贵溪，“乡宦大学士费宏、尚书汪俊，各就位哭奠”^①，费宏祭文即当作于此时。在祭文中费宏除表示对阳明离世的哀痛外，还回顾了正德、嘉靖年间与阳明的交往。所谓“昔者宏忤逆濠，恒忧祸及”，指正德九年（1514）时任大学士、户部尚书费宏因力阻宁王朱宸濠谋复王府护卫而遭构陷被迫致仕还乡一事。“己卯之乱，自分无生”，指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之际，身处江西的费宏阖家陷入危难一事。“赖公处变以权，旋即勘定”，指时任南赣巡抚王阳明仅用四十几天时间便率军勘定宁王叛乱一事。费宏在祭文中自言“一家百口，幸而保全”，并非虚语。又，祭文中费宏称“前腊过我，言笑怡怡”，指嘉靖六年十月阳明路过江西弋阳与费宏、江潮相聚浩歌楼一事。该年二月，费宏因受朝廷议礼新贵张璁、桂萼等人逼迫，再次致仕还乡；同年三月，卢苏、王受据广西思恩、田州叛，两广总督姚镆不能定；六月，在桂萼举荐下，闲居浙江六年的阳明被起复，总制两广、湖北、江西军务，赴广西平叛；九月，阳明自绍兴起程，十月中旬抵江西弋阳，并于此地拜访江潮（号理斋）^②，与费宏同聚江氏谪居之所浩歌楼^③。

费宏祭文缘何在隆庆本《全书》中被删？这不得不从费宏与阳明二人晚年的实质关系进行考察。在学术上，费宏尊崇程朱理学，对阳明自立门派的做法及所创心学持否定态度。《费宏墓志》载：“（公）见近世学士大夫言论过高，好立门户，尤非公所喜。”^④在政治上，费宏对拥有较高政治声望、立有平叛奇功的王阳明比较忌讳，竭力予以排挤与压制。嘉靖皇帝即位后，费宏再次入阁，并于嘉靖三年（1524）膺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席书及阳明弟子方献夫、黄绾等在朝官员多次主张阳明入阁，“将召用，而费宏故衔守仁，复沮

①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七《附录六·世德纪》，第12册，第229页。

②江潮字天信，号钟石，江西弋阳人。弘治十二年进士，与王阳明同年。官至右副都御史。嘉靖六年九月，因不附张璁势力罢归弋阳。

③《〔同治〕弋阳县志》卷一三《艺文志》存王阳明《和理斋同年浩歌楼韵》和费宏《和理斋浩歌楼韵》诗各一首，两诗均作于嘉靖六年十月（参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902-1904页）。

④夏言：《费宏墓志》，费宏撰，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71页。

之”^①。阳明入阁受阻与费宏的阻挠有直接关系。费宏晚年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上多与阳明不协,二人关系也并非费宏祭文所呈现的那样和谐。

钱德洪汇编《全书》很大程度是站在王阳明后来的态度和立场上进行编纂^②。如,王阳明弘治十二年(1499)入仕后与座师李东阳关系甚密,颇有唱和之作。但正德初年李东阳依附宦官刘瑾,将群臣弹劾刘瑾的内容提前泄露给刘氏,导致群臣弹劾失败,王阳明等人也随之付出惨重代价。王阳明由此对李东阳甚为鄙夷。王阳明与李东阳之间的唱和诗作及书信等文字也没有收入《全书》。今《全书》仅收费宏文一篇,即关系正德年间王阳明平定江西民乱的《阳明先生平濂头记》^③,而《费文宪公摘稿》则存正德年间费宏所作《水龙吟·贺提督王公伯安克平逆贼》《贺大中丞阳明王公讨逆成功序》《贺中丞王公平定逆藩启》《答王伯安书》等与阳明互动的作品四篇^④,与《全书》所收阳明与费宏互动诗文、书信数量形成鲜明反差。可见,阳明与费宏虽在正德年间尤其是阳明担任南赣巡抚期间互动频繁且相交颇厚,但进入嘉靖以后随着费宏重返朝廷并阻挠阳明入阁,阳明在政治上备受冷落和压制^⑤。直至阳明卒后,费宏在嘉靖皇帝面前对阳明平定广西之乱的功绩也是极力抹杀^⑥。因此,费宏在祭文中称“常愧无以报公”及“公今已矣,宏卒无以为公报矣”,实属违心之论。基于此,隆庆六年钱德洪汇编《全书》时将费宏祭文删除,是缘于阳明晚年甚至阳明弟子或钱氏本人对费宏的态度和立场重新做出的决定。

①《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166页。

②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5页。焦堃:《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中华书局,2021年,第35页。

③全集收入的《移置阳明先生石刻记》《阳明王先生报功祠记》《田石平记》并非费宏所作,其中《移置阳明先生石刻记》为罗洪先撰,《田石平记》应为“汪必东”撰(参黎业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点校指瑕》,《明儒思想与文献论集》,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5-276页)。

④费宏撰,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第24,500-502,529-530,516-517页。

⑤王阳明在嘉靖初年仕途受阻不能完全归罪费宏一个人,内阁首辅杨廷和一派的打压和嘉靖皇帝的猜忌也是重要原因。

⑥嘉靖十四年,费宏向嘉靖皇帝推荐三边总制人选时言及王阳明,君臣对话如下:“宏曰:‘三边今缺总制,臣敢荐一人。’上问为谁,曰:‘姚镆往在延绥,甚得志心。时言镆处两广亦是,后来王守仁却不是。’上曰:‘守仁徒虚名耳。’”(《明世宗实录》卷一七八“嘉靖十四年八月乙巳”条,第3833页)

五、结语

嘉靖本《文录续编》接续钱德洪姑苏——杭州本《阳明先生文录》，在整个阳明文献尤其是阳明文录版本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此书由徐必进刊刻，而非隆庆本《全书》中钱氏所称的谢廷杰，徐必进刊刻《文录续编》的功绩之所以被抹杀，是钱氏力图撇清王阳明著作与徐必进的关系而有意为之。《文录续编》总计八卷，而非《阳明先生年谱》附录一中所载的“六卷”，“六卷”说属于钱德洪误记。《文录续编》卷四存阳明佚诗三首，在隆庆本《全书》中此三首诗被删。这与钱氏汇编《全书》时对阳明“应酬诸作”的态度有关，是钱氏对阳明诸书与学术、事功无关宏旨者统一体例、删繁就简的结果。《文录续编》卷四、隆庆本《全书》卷二九今存《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全文，而万历本《全书》卷二九所收此文则脱323字，此段文字漏刊从侧面反映出谢氏重刻万历本《全书》在时间上比较仓促。隆庆本《全书》删费宏祭文，是钱氏基于阳明晚年甚至阳明弟子或钱氏本人对费宏的态度和立场重新做出的决定。

嘉靖本《文录续编》是隆庆本《全书》的重要版本渊源之一，编者钱德洪改变嘉靖十五年前后编辑《阳明先生文录》时强调讲学明道的编辑态度，对阳明遗文“应酬诸作”亦一体收录，编纂初衷更多体现传播阳明学术、激励后学的醇正目的。但隆庆本《全书》的编刊则带有一定政治性，对所收各单行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补和删改^①：增补侧重王阳明事功，删改则着眼于编刊《全书》的最终目的——助力阳明从祀孔庙，确立阳明的道统地位，使阳明及阳明学得到朝廷公认。由此可见“全书”不全，这也是今天学界开展阳明文献考辨、辑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芦婷婷，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古籍保护。

^①隆庆本《全书》对所收各单行本的增补、删改，不仅体现在《文录续编》上，《传习录》《年谱》等亦有所体现，《年谱》尤甚（说详〔日〕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汲古书院，2007年，第21-94、438-453页；《陽明学研究における文献学の意義——〈王文成公全書〉所収の〈年譜〉への挑戦》，〔日〕大澤顯浩編著：《東アジア書誌学への招待》第2卷，東方書店，2011年，第123-146页；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第285-323页；焦堃：《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第10-11、31页等）。